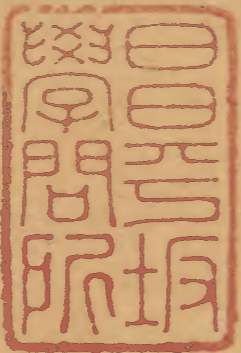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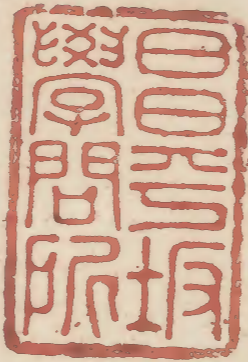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百六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68)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九

刑法部十五

淺草文庫

髡

鞭

論肉刑

笞

考掠

髡

周礼秋官上掌戮曰髡者使守積鄭司農曰髡當為完諸位居之中而髡者毋王之同旋不割者宮之為剪傷其類髡仍似守續也

後漢書曰鄧騭子侍中鳳嘗与尚書郎張龕書属郎中烏融耳在臺閣中将任尚遣鳳馬後尚坐断盜軍粮攔車徵詣廷尉鳳

懼事洩先自首於隲隲畏太后遂髡妻以謝

曹瞞別傳曰太祖常行經交中令士卒犯交者死騎士皆下馬持交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交中勅主簿對曰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卒下然孤為軍師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劔割髮以置地

會稽典祿曰吳範而鄱陽太守魏騰少相支善勝嘗有罪吳主怒甚敢有諫者死範為勝日与汝皆死勝曰死無益何死為範曰安能慮似此坐汝耶乃髡頭自轉詣閣下使令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曰死不可範曰汝有子曰有使以為吳範死子汝屎

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未平吳主大怒欲投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与涕拜良久吳主意釋乃免贖

晉書曰髡鉗五歲刑

張裴律序曰髡者刑之威秋彫落之像

後魏書曰李訴負罪的降免有百鞭髡刑為所役訴之廢也平壽張侯謙見与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久而復為太倉尚書

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士犯罪亡依鮮早山後遂繫息今皆髡頭亦褚亡徒之明効也

書曰鞭作官刑為小治官事之刑也

傳曰齊襄公田于具丘見大丞從者曰公子平生也公怒曰彭山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屨又誅屨於徒人費的弗鞭之見血

又曰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欲鞭之子曰犯大賜也稽首而載之

又曰楚子將園來使文治兵於睽睽終朝而卑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以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又曰衛獻公初有僻妄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

師曹三百

谷梁傳成公曰樂山崩雍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遵而焉伯遵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取道遠矣伯車下問焉曰子有門乎對曰梁山崩伯遵曰君為此召我如之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雍之雖召伯遵其若之何伯遵由悉問焉悉至疑也輦者曰君親素縞師臣而哭之既祀焉後漢書曰劉寬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刑以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

鞭罰之示辱而已

漢晉春秋曰明帝勤於吏事穿察踰其或於殿前鞭殺尚書郎
晉中央書曰謝昆字幼与若冠知名值中朝大乱長沙王又輔
政親娟小人忌害君子時疾混名讚之人遂執欲鞭之混解衣
服鑽神無遽客人異而釋之又無喜色人曰皇帝詔仰飛胥王
饒忽上吾鴟鳥口云以辟惡此凶物豈宜望進於是頓鞭饒二
百使殿中御史孫云監於四衝道焚燒之

魏後書曰甄琛監决趙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修小人背
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滿三歲為鬼薪白柴鬼薪白

柴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廢人

應邵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白柴主釋使

王白案然

論肉刑

續後漢書曰時論者多復欲肉刑孔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寵善
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故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
化壞乱政撓其俗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
之以古投刑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
天下謂為無道夫允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
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的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

在思死類多趣思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來趙高英布為
世大患不能正人遂為非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推度弃短就
長不苟革其政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志曰鍾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紀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
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典墳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紀世仍廢明詔
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運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
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惡幸使宣帝寵縣人陳信家富諂
事議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恣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以是
吏人股慄

唐書曰太宗以暇日遍閱辟書因讀明堂孔兗云人五歲之系
咸附背春針灸失所背有損害乃廢書而難曰今律決笞者皆
云解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宣然夫革五
刑之最輕者也有生死有之致重者也豈容犯最暝之刑而或
鞭笞致死自古帝田由來未吾不亦悲夫即頒制決罪人不的
鞭

晉令曰應的法鞭者執以鞭笞五十稍行之有所替罪皆隨笞
大小笞五十小過二十鞭皆用牛皮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四廉
常鞭用熟革之列歹柔革也不去廉作酷頭幼長一尺一寸鞞長二尺

二寸廣分原一分柄皆長二尺五寸搜神記曰神農以楮鞭鞭百草尺知其毒寒溫晁味所主故天下号曰神農也

異苑曰河内司馬惟之天稚死死後還其歸未善聞躄而鞭瘡而却着鑠問云有何過至如此日曾因醉竊大家金受其罪列女傳曰楚女辯野者昭代妻也鄭簡大夫公聘於荆至於狹路一人乘車与大夫遇折大夫車之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于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二過哉

會稽典錄鍾離意為尚書僕射時匈奴有降者詔賜縑三百疋尚書郎柴鄠誤以千疋賜之上大怒鞭鄠殿下重免將死意直排閣入課日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稽之徒稽首未服愚聞刑疑從輕嘗且從重陛下以鄠賞誤發霆電之威内謂海内謂陛下貴徵財而賤士命也

又曰謝夷為郡功曹吏太守弟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闕啓夷吾鞭功專佐吏門闌卒牽車馬出之收其人倫為解衣良久乃

已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十三父給亭治道坐不竟當的鞭嘉叩

流血請回免由是感激讀書

梅陶自叙曰余居中丞曾鞭以傳皇太子所以傳親友莫不致
課余笑而應之曰當高由陸皇太子所以的崇於上由吾奉王
憲於下也豈其枉道取媚後皇太子特其延賜以清謙

答

史記曰張儀常從楚相亡壁意疑道批掠答數百不服釋之
漢書曰曹叅子窋為中大夫惠國不治事謂屈曰汝歸私從客
乃父曰高帝親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講何
事以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時聞自從帝所陳叅

怒而笞之二百日起入侍天下事是乃所當言也

又曰景帝元年下詔曰加重以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

不可為人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日二百猶

尚不存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鄰甚

之其減笞三百日二百笞二百日一百

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宅筆葉也所承相劉舍御史大夫

夫衛綰請笞者筆長尺五其一本大一守其竹也末薄半寸皆

平其節當笞者醫毋得更人卑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的全

又曰車千秋為高廟竊即會斷衛太子為江充所讚敗之千秋

上急言太子寃曰子弄父岳罪當笞耳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當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之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太感誤焉

又曰孝平后有節操自是劉氏廢當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迺更號為皇新室令主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豫成飾也音象 飡醫往問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因發疾不肯起春遂不肯改也及漢兵書奔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收火而死

漢楚此秋曰上敗彭城降人丁因追上被髮而顧田丁公何相逼之甚乃迴馬見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下是子也為人臣用兩心非忠也使下使笞殺之

東觀漢記曰鄧禹攻赤眉曰無谷食自當來吾拆筆笞之非諸將憂也

後書漢曰汝南太守宗資署范滂功曹委任政事傍外甥西平李頌族子孫而為卿曲所弃中當侍唐衡以頌請資資吏為用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推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吏刃斷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遺資乃止

又曰橋玄再遷上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楨有

賊罪玄收考髡笞罪于莫市

隋書劉行不為治書判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願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听不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的輕臣而願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鈕客謝之遂原所笞者管子曰揀撓不勝任則屈復而人不怒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所愛也不以其理下瓦則慈母笞之

說苑曰韓伯瑜者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之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瑜曰笞長痛今母力之衰笞不痛以泣之蓋部耆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而孝行習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圃後彼繫弱獄真上檄章救圃繫獄笞六百竟免圃難京師莫不壯之

拷掠

釋名曰槌而無曰掠掠狼也周威狼如也漢書曰景帝召曰死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息此先帝之所重而末末稱職以掠辜苦飢戕戕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若瘦者坐名縣爵里丞相御

史課殿最以聞也

後漢書曰薛安為州從事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為叅曹掾受贓穢刺史歐陽樛遣安檢名治拷覆取實安乃收就拷訊五毒乃以針刺就手十指甲指令此人燒鐵令赤使挾之時夜內焦爛肉土地就乃而食之終無疑伏安乃復就於舡下而燒馬糞於舡兩頭熏之火滅謂就已死發舡視之乃張目謂其主者曰公何不益糞添水而使絕之何也主者乃暴安安大驚遂引就共生談論乃解其事耳

會稽典錄又載

又曰遭黨事當考實考腐等案經三府大尉陳蕃却之曰今敢

所考案皆內海人蒼夏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十代宥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署

平署猶連署也

帝愈怒遂下檄等於黃門壯寺獄

又曰周紆遷司隸校尉六年旱夏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而虫生者轉都尉

後魏書曰盧度以崔若事弃官逃於高陽鄭罷家罷之使者因罷長子持如筮楚罷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命遂被拷掠至乃人執火其躰囚以勿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帝罷妹以報其恩

又曰尉古真代人也道至之在賀蘭部賀染于遣侯引訖突等
將四逆古真知之蜜騷馳以告染于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持之
以兩車軸捍其頭傷其目不服乃克之梁書曰梁代舊律測囚
之法曰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之更乃比部郎中泉劓定律令以
舊法測立持久非所堪分其刻數也曰在上廷尉以為制過輕
請集入座以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豈可恣
拷以叛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表方有此法起有
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言湛忍所以重械之下
枉誣者多朝脫二時同等刻進退而求於是為哀

會稽典錄曰梁兗句章人也太守伊與召是主簿是時楚王英
謀反妄疏天下牧守謀發與在疏中徵詣廷尉衣與門下掾六
續等傳考詔獄掠毒柔至辭氣益壯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

刑法部十六

杖

督

流徒

杖

尚書克典曰扑作教刑

撲槓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學記禮記曰撻楚二物收其威也

家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後漢書曰明帝時政事嚴峻故鄉皆鞭杖左雅上言九鄉位次

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

古帝上即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為大匠卿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卒者乃召卿府史問後宮人數吏崔令對曰禁蜜不的宣露阜怒杖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乃与小吏為蜜乎帝聞而愈敬禪之又曰周字孔和樂安郡吏太守楊滌夢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与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對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賊果破

蜀志曰劉琰妻胡人賀太后太后令持胡經曰乃歸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手卒伍搃胡至此於以傳杖面而後棄遣

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卒非過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竟棄市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山溥為司徒穎讓不許出而徑歸家左白襪又奏溥遺詔杖襪五十

晉陽秋曰諸葛武侯杖十以上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後周書曰先帝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黥者不可勝言每笞筆人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被杖皆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

壯史曰虞潛為黃門鄭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

將侯填大納填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鬢潛顏
色不變

三国典畧曰齊義寧太守荀仲舉字士高潁川汝陰人也有在
工清簡亦工詩誅嘗與長殺王尉繁劇飲齧繁指至骨齊文宣
知之賜杖一百或問其救云我郝許當時正疑是鹿尾耳

又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弟十四子也廣慎方雅習於吏
戢神武嘗稱之曰此是吾家千里駒也初為定州刺史開封王
迴洛潤獨皆獨校侵寢官田受納贈賂潤案舉其事二人上言
潤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生宣命於州

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為非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
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輩輕相問構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
法迴路決鞭二百按宜決杖一百

隋書曰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
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内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
令史賍汚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的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
日之中或致數四嘗怒門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十年尚書左
僕尚高教治待御史抑或等課以為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決
罪之地帝不納頗等乃帝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旨群生務

去在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遑嚴皆臣等不能
所裨益請息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
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乎曰陛下杖大如指搯楚人
三年者比常數百里故多致死帝不懌令殿內去杖欲罰各付
所由

又曰庫秋士文拜其州刺史性情若不受公料家無余賊其子
嘗敢官厨餅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

又曰燕營為幽州總管按部道次見藜荊堪為笞搯命取之輒
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營曰後若罪當免兒及後犯細返將搥

人之曰前者彼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耳况有邊助
傍搯如舊唐書曰開二年監察御史蔣迥有所犯勅朝堂按之
黃門侍郎張迥珪曰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按即殺當
流即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中前廣州都督裴佶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
杖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州不立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
士不可殺不可辱臣今秋述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
三品亦有為功不宣決廷辱以卒五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其
為今佶先不可輕又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而謂悅曰何

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未即為豈能長枕若貴臣盡當可
杖但恐吾等行及之此言非為佻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為浙西觀察使每有撻笞其杖率遇常制既遇禍監
軍使封其杖未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誡士說曰桓玉宣在
荊州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正從朱衣上迴桓
室年少從外來云向從下過令史受杖上稍云根下拂池足意
機臣不着宣書云我猶患其重

左阜曰咸為左丞楊齊於咸書曰昨遣人相親受罰云大重以
桓然相念杖痕不耐風戛宜申深慎護不輕也嘗飲酒令鉢中
人不德所好唯酒宜於養痕可到數也

常燭為佳蘇治瘡止急痛故竒往之咸荅違距上命稽停詔罰
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統加罰點退用戟季何復以杖重為劇小
襄陽耆日記曰羅尚為右丞是時右丞處事失至帝意大怒欲
案入重罪事連尚於是尚為坐坐受杖一百時論羨之

益部耆曰曰常播字文平蜀都江源人任縣主簿縣長長廣都
朱淑以官穀割沒當論重罪播爭獄訟身受杖斷千披肌割膚
更歷二獄幽閉二年每將掠拷吏先問驗伏不播荅言忽的罰
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見明也

三輔決錄曰丁柳字收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為郎以今史次補也世祖改用孝廉選耶補為郎耶稱疾不就詔問疾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為孝廉為令史恥尔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千詔問欲為郎不耶曰能杀臣此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詔出不為郎

督

晉書曰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婦人加笞還從鞭笞之例以刑躰裸露故也

晉律曰諸所有笞罰五十以下鞭如今平心無私以辜死互所

二歲刑

晉令曰應受杖而躰有瘡者替之也

東哲勸農賦曰乃有老閑曰猥欺狡難覺時雖被考不返校替

歌對曰乃有老閑曰猥欺狡難覺時雖被考圍笑向桎桎梏

流徒

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悉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此五刑之流各有所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里之外也

又曰流宥五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參庖婁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怒死徙平州為民屆瀋州刺史王質獲
曰先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表謂以肅曰在下邳的復有此才而
今朕不知也肅曰此高聰北徙此文或無所製高祖怡曰必應
然也

隋書曰王加問皇末為魯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
因李叅等七十余人詣京師特制流人並枷鎖雖犯盧法枷鎖
入大辛若五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傳送伽行次榮陽哀無
辛苦悉乎而謂之曰汝等物集能不返期不能拜謝曰必不敢
違伽於是悉脫其枷亭授卒尚期曰某曰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

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
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廷而赦之擢
伽為雍令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一

刑法部七十

除名

免官

收贖

禁銅

除名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胡毋崇為末康令多受貨賂政

治苛暴詔都街頰鞭一百除名為民

隋書曰賀若敦被除名每出怨言晉曰護徵遠合自

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必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

南成之吾以舌无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又曰賀若弼坐兇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顛揚素為宰相汝留言云此二人唯堪啗鉞耳是何意也弼曰顛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為民

又曰高顛約罪除名為民顛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當貴已極旦有一斫頭耳其深之顛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顛勤然無恨色以為的兇於禍

又曰權武為潭州物管晚生子焉親客晏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獄因文帝以南遣越遠邊治從其倍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叻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是由除名為民晉律曰吏犯不孝謀殺國王侯伯子男官長誣倫受財枉法及掠人和賣誘藏亡奴婢虽遇赦皆除名為氏又曰除名此三歲刑

又曰其當除名而所取飲食之用之物非以為財利者應罰今四兩以下勿除名

晉潘岳閑居賦叙曰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

免官

後漢書曰梁松遷太僕數為私書請記群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免求書曰庾登之為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故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已

志義康不悅出為吳郡太守以賍貨免官

又曰謝虛運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太守孟顛因虛遂橫恣表其異志運虛馳詣濶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以為臨川內使在郡遊放不異求嘉為有司遣伏隨州從事鄭望生收虛運與兵叛逆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不自江海八忠義感君子追討離之送廷尉廷尉論止斬刑士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空執謂不官怒詔以謝玄勳叅為管宜宥乃後嗣降死徒廣刑州

普律曰免官北三歲刑其無其官而應免者正刑召
還也

又曰有罪應免官而有又武如官者皆免所居職官

又曰其犯免之罪不的成也

又曰其當免官者光上

免官謂不所
應收治者也

收贖

書曰金贖作刑

又曰墨僻其疑赦其罰百錢

大兩日鉞
黃鐵也

劓僻疑赦其罰

惟倍倍百為
二百也剕僻疑赦其罰倍差

辟疑赦其罪六百錢大辟疑赦其罰千錢

國語曰桓公問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

甲豈兵号
天之厲

管仲

曰對轉逐而移諸甲兵

諸輕也謂輕其逐
伏以甲兵贖罪

制重罪贖以犀甲

一戰

重罪死罪犀犀可為耳
乾乾也秘長二尺六寸

輕罪贖以贛

的位

有一戰

輕罪劓則
有紹犀有

之尿贖
又如贖小罪贖以金分

小罪不如金贖分西之差今之罪
立刑者金是也古日金作贖刑也

家涪曰魯國之政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以

府子貢贖之取而辭不取孔子文之曰賜失之美夫

圣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遂不可施於百姓非

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多贖人受之益金

則爲不廉作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
法於諸矣
漢書曰文帝常行謂中橋有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
爲蹕過走出乘與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
帝怒曰頭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迺罰金耶
又曰張敞上書論苑罪以下出粟贖罪以爲給軍用
肖望之以爲父兄囚執子弟將不願死亡之患敗之
行以赴財利求救一人以裘且富者的生貧者獨死
刑不一也

又曰禹貢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行賈人贅罍及
吏坐贓者皆禁錮不的爲吏無贖罪之法欲令禁止
海內大化在帝始臨天下尊賢用正開地廣日見功
大遂縱者欲迺行一時之變伏法者贖者入穀者補
吏是以官民貧盜並起

又曰衛貴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繫
匈奴出上谷公孫敖出代郡李廣出爲鴈門教以七
千騎廣爲虜所的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

又曰趙食投棚人也

殺丁外切
相許羽故

爲右將軍從大軍出史

棄送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又曰博望侯張騫郎令李廣但出右壯平異道匈奴
左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百騫至匈奴引兵
騫坐行留劣斬為庶人

又曰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

後漢書曰孝明時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
十疋左趾至髡鉗城且春十疋定城且到司寇五疋
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晉書曰王宏有政瀆後為河南尹苛碎坐誅極罪人

以泥墨塗面置坑中或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
二十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功贖聽以贖論
又曰烈主無忌閔王所之子也承荊州刺史王度所
害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冊陽戶桓景等餞
於版橋時王度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
言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在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
車灌奏無忌欲專赤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南
以財國為大豈可尋澤舊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
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聽是以贖論

齊書曰到搗朮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
宴飲搗恃田酒涿押海同列謂庾景之蠢爾善荆其
俗鄙復謂虞掠田斷髮文身其風醜王晏既貴雅步
從容又問曰立散騎復可故尔晏先為固常侍轉負
外散其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嘲之王敬則
執槓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與之
為左丞庾景之所亂以贖論

唐書後魏起自北方赤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力
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馭多以違令的罪死

者以万計於是國落騷然其酒當死於所其家獻金
馬以贖

會稽典錄曰楊矯為名丞詣南宮取急案條閣舊事
於複道中途火常羊柔不僻車又下矯糾奏柔以為
知丞郎應行威儀有序九列外官而公干犯請廷尉
治柔罪詔勿治以三月俸贖罪

晉律曰其年老小篤癘病及少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八中緝一尺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贖死金二斤也

又失贖罪囚罰金四兩也

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以南罰十也

禁錮

傳曰楚共王即位將陽陽橋之後伏屈巫聘于齊其
 告師期巫臣尽塗以行遂奔晋晋人伏其刑大夫反
 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王曰止其自為類也則過矣其
 為吾先君謀也則思思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蓋後且
 彼若能利因家雖晋幣重將可乎言不若無益於晋
 將弃之何勞錮焉

又曰會於商任錮藥氏也

禁錮來盈伏諸

二十二年會于

沙隨復錮藥氏也

晋知來盈在

後漢書曰河内張成善說風角推占救遂教子未人
 李膺為河南尹昔促收補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
 疾竟東案之初成以方伎衰通官官帝亦頗訊其占
 成弟子牢循因上書誣告應等奉太學連士交結諸
 郡生徒更相駸馳共為部黨訓訕朝廷乱疑風俗於
 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固忿
 疾遂收執膺等其辞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余人或

有途道不獲背懸余捕募使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向
書霍譖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背赦
歸申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熹平五年
求昌大守曹薦上書太訟黨人言甚方功帝省奏太
奴即詔隸益州檻車收薦送槐里獄揀东之於是又
詔州郡更拷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
官禁錮爰及五属

謂斬穰齊饒大
功小功總麻也

又韓稜初為郡功曹太守葛中風病不能听政稜
陰代其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其子嘗發教欲署

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

章謂令上
章告言之

事下案驗吏

以稜掩蔽其病專典郡政遂致禁錮顯宗知無後詔

特原之

又曰弟五倫上疏云三輔論儀者至亡以貴戚奔錮

當復以貴戚院濯之猶解醒南以酒之

病酒
日醒

設險趣

勢之徒誠不可親近

齊書曰王晏弟翊位少府卿米登廣門郎不的畜女

伎翊與射声校尉陰玄知坐畜伎免官錮禁十年勅

時原

典畧曰馬騁在東觀十六年以爲久費精思非養生之道擅去爵署兌官禁六年

崔鴻前燕錄曰東遼內史來該舉侍郎韓倫爲孝廉慕容儁今日天孝廉者道德况敏貢之玉廷偏往助叛往迷箇之罪及王威臨討雋城醜詈則此勃之甚柰何舉之剖符臣朝所取信刻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其進勳王典可兌官禁錮終身

晉令曰犯兌官禁錮三年

鄭玄傳曰玄病篤與益

書曰吾預黨禁錮十四年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

刑法部十八

赦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書曰青災四赦

青災過害四錢言大遇害當錢赦之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疑罰之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罰罰疑赦

從免其當清案能的其理

周禮曰日國君過市刑人赦

又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三法一宥曰不識再宥過失之

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爾雅曰赦舍也

舍於置也

論語曰子路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史記曰陶朱公孫殺人囚於楚公曰然人而死職曰

伏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十溢以置褐器中載以一

牛車遣其少子長男固請欲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家

子昔也今弟有罪大人不遣是吾不省欲自杀其母

為言不的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金令遣故所善壯

生生乃見楚王曰某星也某宿獨以德為可以除之

王乃便封三錢之府長男以赦弟固南出也重千金

虛弃所無為也乃復見壯生曰弟今自赦故辞去生

知意其日自入室取金壯生恥為而所賣乃入見楚

王曰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多將金賂王

左右王非能恤楚而忍赦乃以陶朱公子也楚王大

怒遂杀陶朱公子明日乃令赦長子持其弟喪歸也

漢書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如淳曰秦皇令敢有挾持書偶語者為城旦春

又曰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誦制大

救天下

又曰成帝元封二年四月臨次河塞隄作瓠子畝救
所遇徒六年詔曰井泉宮內銅池中產芝九莖連葉
救天下作芝房之畝五年尽行南處还至太山增修
封禪救天下六年詔曰朕礼首山昆田出珎物化爲
黃金祭右土神光三燭其救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
貧民布帛人一疋益州昆明反救京師亡命令從軍
繫之後元年六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边見群
鶴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爲獻于泰疇光景並見其

救天下也

又曰宣帝地節元年四月鳳凰集會魯群鳥從之戊
申立皇太丁救天下神爵四年春二月詔曰喜瑞並
見修興大一五帝右土之祠祈爲百姓家福鳶鳳柔
舞集止傍齊戒之暮禪光昱着薦獻之夕神光交錯
或降于天或登歆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饗
海內又復其救天下

又曰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老火災降于祖廟
有星孛未東并其文救天下咸的自新永嘉元年兩

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太
疇神光降集微紫大赦天下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之以
顯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稱
永信宮立恭皇后應於京師赦天下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上乃親自臨問所欲言對曰
臣愚無所識知唯赦願無赦而已

又曰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章和赦天下繫囚在
四月丙子以前減死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七

命躬上封事曰伏惟不忍莫不湯宥死罪以下並家
更生而亡命捕的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
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民命益边上善
之即下詔赦焉

謝承後書漢書曰學士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
莫不長其貶賤時河內張城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
教子杀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
膺逾懷憤疾竟案杀之

又曰度尚為荊州刺史尚見胡蘭余黨南走蒼梧懼

爲已負刁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求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沙賊胡蘭作難荊州余黨敢入交趾磐身嬰甲冑涉吏獄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乎磐因白列曰前長危履險討繫凶患斬殊渠師余及鳥竈冒遁还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插畏罪矣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是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入忍以苟免求受侵辱之恥主爲惡吏爲死弊魁乞傳

尚詣廷尉面對曲直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
辟辭窮受罪以先有功的原

又曰董卓死中諸將後并相安遣伏誅長安相聞求
乞大赦尚書令王允等以爲東卓時已赦今復求一
歲不可再赦懼等曰京師不赦我我當死不若決之
若攻長安克之則可大的天下不克則尽取鈔三輔
婦女財物西上阬歸臨鄉里作賦延命不可數年於
是帥兵西向長安

魏志曰夾帝延康元年受禪即伍改延康爲黃初大

赦天下

又曰陳番王英即位咸熙二年二月加相國晉王元
十二旒天子旌旗出驚入蹕乘金根車等發未赦八
月辛卯晉王夢土辰晉大午紹封襲位襄武縣言有
大人見長三丈余跡長二寸白髮着黃單衣黃金柱
杖呀人五始語云今南大平九月乙未赦

吳志呂蒙病發孫權迎置廐夜不能寐病中廖為下
赦令

又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求草穢擁

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邊石丞中有小石青白
色長四寸廣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河南人延熙九年秋大赦先責
人將費禘曰大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
弊窮極不的已然後乃可推而行之耳今主上人賢
百僚稱職有何且夕之為倒懸之急而敬施非常之
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鷩集始繫而更原有罪上犯
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違治舛竊謂斯法難以
經久豈且贍之高美所望於明也哉禘但願謝淑諧

而已

于室紀晉曰庶人揚氏卒于金墉城陳晉董仲道遊於大學喟然而嘆曰建斯室也何爲者手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除其赤祖父母父母不除以爲道法所容也何今日公卿而處議文飾禮典此以至此事乎天人之理旣惑大亂將作吳願謂謝覲阮千里等曰易稱知幾其神卿等各可深逝乃深符擔妻子推鹿車以入于蜀山莫知所至

王隱晉書曰武帝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上乃說壇

受命于郊卽洛陽宮幸太極前殿大赦天下

又曰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壬辰上卽位于長安宮改年大赦天下以之便始前後不及者皆除之

崔鴻前秦祿曰王猛疾病未瘳符堅大赦死以下

又曰永興元年符堅將爲赦與尚書左僕射王猛右僕射符融密議於露堂屏右右爲赦之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駐而復來久之乃去俄而長安市里相告曰官今天大赦有司以聞驚堅謂孟融曰禁中何從泄也於是勅外推之咸言有一小

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天赦須臾不見監歎曰
其向者繩也
後魏書曰崔玄伯太宗時郡國豪右大爲人嘉乃優
詔徵之人多變本而畏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
扁動所在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元成
侯屈等議赦之屈曰人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求於
下不如先謀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安仁爲本
何能雇小曲直也辟言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大赦虽非正道而可
以權行自秦漢已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敦

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
後周書曰明帝三年夏詔叱屢有糾發官司赦前事
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四青之道今天下自新君
又推問自殺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
廩谷粟與海所共漢帝有云朕天下受財耳若有侵
盜公家財畜者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旣遠一不須
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知者有司宜
即推窮的實之曰但免其罪徵備如法

此齊書曰來良字元有爲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祿

初大赦清河獄內蓬蒿但蒲無內可赦唯卒將吏拜
詔而已又曰後主將大赦時臨漳令李世業為臺所
幻贓多至死世業即穆婆羅對門六令萱言於齊主
所以大赦後由是頻赦遠以為常平思縣功曹賀脫
小人姦貪數犯刑憲但入狴牢無下過赦故世人以
脫為赦之候

又曰赦曰武庫令說金雞及鼓於閭闔門外之石勒
集因中徒於闕前過鼓十声脫枷鎖遣之

隋書曰張一哭為天官司會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

徵出為齊愷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
帝大怒賭之急熨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
道追若不壯竈匈奴則南後吳越徵昂愚陋久歷清
显奔波猷園無益聖朝今者炎早為灾可因為大赦
帝從之徵頓不履兌熨卒不言

下平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宥留意於刑政每親錄囚
徒貞貞觀初時方發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繫囚徒歸
家期以秋分還繫所囚勅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
罪囚如期而還者凡二百九十余人太宗愍其奉法

悉赦之自是犯法者鮮真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赦
唯及不執之輩

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奴人音晒凡
養糧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音文王作罰刑
茲無赦大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
放赦今四海安靜礼義與行數赦則愚人常異僥倖
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增老弱不
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

之克不赦有過謂之賊故以其未不幸寧失有罪而
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其罪寧失過以有赦

家詔曰孔子為司寇有父訟者夫子同控控獄也而執之

三月而不別也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間之不悅
曰司寇欺余曩告曰今為園家以孝余今我一不孝
以教民民教不亦可乎又赦之何哉用有以其言告
孔子謂然歎曰上失其道而然某下非理也不教以
孝而听以獄是然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奸不
理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刑在不民故也

管子曰凡救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
救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救者奔馬
之委轡也無救者座疽之砭石也
又曰救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惠者民之仇
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

郭象注老宥使自有
則治茲治則之也

也者恐夫下之淫其性也宥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
也天下不淫其性也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
海區

不遷淮南子曰或曰知天且救也而亦人或曰知天且

救而活人其望救同其所利害異故或吹大而灯或
大滅所以吹者異也

李燮別傳曰燮年逃亡匿臨淄男為酒家庸虛帝即
位時目經陰道暈五車使官曰有流星昇漢而壯陽
芒迫印焚或入大角犯帝座其占當有大臣被誅者
故太尉李固西土人占在固經今月經陰道園五車
宜有救令以除此異上感此變大救天下求公子孫
酒家具車乘厚送之

漢舊儀曰錢作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

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的赦者皆赦除之
令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車駕行郡
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鹿車馬行屬縣
解囚徒

海內先賢傳曰王久字子師課董卓卓將郭記李儼
等問卓死引兵還圖長安播掠官者省死者萬數大
赦天下久忠節三朝更赦書云其數射帝營宮闕不
徒此令是日遂及於唯

華陽國志曰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亮荅曰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
言吾周施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亂之道悉矣曾
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也
王符潛夫論曰凡治疾者必先知脈之虛實氣之所
結然涿爲之方故疾可愈也爲國者必先之所若禍
之起然涿爲之禁故姦可塞也夫賊良人之甚者莫
大數赦赦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春糧蒼者傷水
稼惠姦宥者良人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敢孝明帝
時荊州舉茂才初過謝恩賜食事訖門何異開曰平

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牙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
南郡從事耶對曰是帝乃震怒曰賊發部中不能擒
然才何以爲茂乃捶數百便免官而功讓州郡十月
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盜賊在於明法不在
數赦

崔寔政論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
舊章而已近永平追初之初亦七六年乃赦亡命之
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皆之於死頃開以來歲且
赦百姓輕爲姦非前年暮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

再赦奴兒啗哂况不軌之民敦不四意遂赦爲常俗
赦以趣赦轉相駸跼而不得息雖日赦之乱甫繫
郭子曰孫季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
家甚睦妻嘗怒秀爲貉子秀大不平廷出不復入蒯
氏自悔責遂請赦於帝時大赦群臣咸見旣出帝獨
晉秀從容言天下曠蕩蒯氏夫人可從其例不秀免
官謝爲夫婦如初
傳子曰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
於境內放長蛇於左右也

荀悅漢紀論曰大赦權時之宜非常典漢與承兵革
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說三章之法申以大赦
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
不革失時宜矣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之四丈鳴條從甲上
來為大赦期六十日

又曰候赦法冬至後冬丁巳之曰南風從已上來滿
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望氣輕曰黃氣西出汪其五十日赦

古樂府歌詩曰始出上西門遙望叅氏樓秦氏有好
女自名為女休年十五為宗行報仇在執自揚刀右
技宛景予上山四五里問吏的女休女休前置辭平
生為燕王歸於今為詔獄囚刀予木及不隴撞辭鼓
赦書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二

